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

第四回 光棍感恩除瘧疾 大王設計請醫生

卻說貝仲英自接家眷以來，常住趙家西宅行醫，名聲日大，生意日廣，定了診規，出診兩元，門診半元，每日門診出診，多則三四十號，少則二十餘號，家財日積日多，更兼廉氏善於持家，凡銀錢出入，一手經理，毫無苟且滲漏。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三四年，又是二月初旬天氣。一日仲英乘轎，自鳳山門看病回來，正是黃昏時候，剛剛進得城來，近城街旁，有一座水龍宮，平日都是一伙光棍潑皮居住，那時一個光棍吳阿三，患瘧寒冷，正在那裡當街烘火盆，轎夫抬了仲英，走得急了，不提防一腳踏翻了火盆，掀得火炭滿地，只聽得大喝道：「你這個直娘賊，將我火盆踏翻，你老子正因發瘧寒抖烘火，你這狗食的，跑那裡去。」一手揪住轎夫，把那頂轎子一掀，幾乎把仲英掀出轎來，轎夫遂乘勢歇下，仲英聽得他說發瘧寒抖，即說道：「你那人不要動氣，你說發瘧寒抖，我送一方子與你，包得一兩副就好，不必烘火盆。」阿三聽得仲英說與他方子，即放了手，說道：「既是郎中先生亦好說，然我吳阿三贖藥亦無錢。」仲英道：「不妨，我再與你藥錢。」當時出來，即在水龍宮前凳子上，討些火照了，開出一方，是柴胡八分、黃芩一錢半、桂枝五分、白芍一錢半、草果仁六分、知母一錢半、花檳榔一錢半、生薑兩片、紅棗二枚，此方是仲英祖上傳下來的，治日日瘧、間日瘧，百發百中的妙方，服在瘧發前一個時辰，或不用柴胡，用青蒿一錢半亦好。分兩不可加減，至於伏暑轉成的症，宜服竹葉石膏湯，暑瘧加入香薷一味，溫瘧但熱無寒的，用桂枝白虎湯，亦無不靈。仲英祖傳，準此等方法最好，以外都平常了。當時開好了方子，又取出洋錢兩塊，一同交與阿三，阿三轉怒為喜道：「如此叨光先生，只是不當的。」仲英道：「好說。」即乘轎回去，阿三拿了方子，將洋錢收入袋內，一逕到濟生堂藥舖，贖了兩劑，洋錢卻不肯打散，等藥贖停當取了藥後，說聲登一登帳，一直出店去了。店內見是個光棍，只得由他去了。阿三回到水龍宮內，將兩劑藥合煮了一鍋，分三大碗一齊吃下，當夜出了一身大汗，瘧疾霍然好了。歇了兩日，阿三自思道：我幾日不到李三郎家去賭錢，前幾天輸光了，正沒奈何，虧得這位先生，如此慷慨，問起來，說是湧金門內大街上貝仲英先生，等我贏了些，買些禮物去謝謝他方好。當夜即到鳳山門外李三郎家，去押搖寶，恰好贏了七八塊洋錢，明日買了些糕餅之類，包成四個紅包，一逕來到仲英家內送上，正值仲英出來看門診，當時收了，又賞他兩塊洋錢，阿三歡歡喜喜回去。

自此阿三時常買些零星小物，到仲英家來送送，賺仲英的錢，仲英落得用些小費，做些人情在此等人身上，等他們說些好話，所以總加幾倍賞他。阿三逢人告訴仲英好處，仲英聲名，所以上上下下都說他好的，以後阿三在街坊吵鬧，打傷了人，逃出不知去向。過了五六年，仲英因先前已納一妾，今年八月初一，妾生一子，取名祖蔭，第三日設席請客，祝賀三朝，到晚客散，正收拾停當，只見門外走進一人，看似軍官模樣，手提一個大包，進來對仲英唱了一個大暗，說道：「先生多年不見了。」

仲英仔細一看道：「你好像吳阿三，今日從那裡來？為何如此打扮？」阿三道：「今特奉提台軍門之命，來請先生去診病，我自四五年前離了杭州，到了寧波，因有一個舍親在提台轅門當差，我因流求舍親保薦，做了一個親兵，漸蒙提拔，現今做瞭哨長。因軍門大人，自七月以來，生了伏暑重病，因想到先生真好本領，竭力上薦，今特差我持了名帖，與請封二百兩，請先生早早惠臨。現有兵船一隻，泊在錢塘江口，務求明日撥冗前去。」當時仲英答應，即收了請封，留阿三吃過晚飯，宿在書房內，準備明日開船。

原來阿三自那年逃去，東飄西蕩，無處安身，後來合著一伙強盜，到了一個山頭，名陳錢山，俗名盡山，此山是江浙交界之處，江蘇海面到此山恰盡，過此山即浙江界。江浙捕盜官兵每每你推我諉，不敢正眼覷他，所以做強盜的，往往盤踞此山。今山頭上有一個大王，名叫張保，是廣東海盜郭學顯餘黨，自學顯為總督百齡招降後，張保縱橫騷擾，粵海寧海，上下二千餘里，殺了二總兵、一參將、三游擊，甚為猖獗，督撫提鎮，無如之何。其先本在粵海一帶，後來擾及浙海，盤踞此山。今年自七月患病，因吳阿三說起貝仲英醫道精明，無人能及，屢欲來請，又恐公然直遂，請他不動，所以假托張提台邀請。當時仲英不知就裡，竟答應明日動身。至明日吃過早飯，帶了長子湘帆，及兩個傭人，坐了兩乘轎子，同吳阿三一逕到錢塘江口，歇下轎子，打發回去。當下扶上了船，船家忙忙起碇開行。

一路浮江入海，仲英於江浙海面路徑本不熟悉，任其所之。不數日，將近陳錢山，只有半日路程，阿三方與說明來歷，仲英大驚道：「阿三你陷害我。」阿三道：「不妨不妨，在先所以不說明者，恐先生不肯去也，今但去，只要醫得好大王，必有重謝。」仲英此時亦無可奈何，只得由他行去。看看將到山口，只見依山傍水，蘆花蕩內，排有大小船隻三十餘號，山邊都是合抱的大木，將船到山下口內泊定，早有小嘍囉探知，報上山去。不多時抬下兩三頂山轎來，吳阿三請仲英父子得上岸，扶入轎內，一逕抬上山岡，轉了幾彎，來到一座關口，關前擺著刀槍劍戟、弓弩戈矛，兩邊都是播木炮石，抬進關來，夾道列著許多嘍囉，旌旗插列兩行。一路過去，又進了一重關，方才到寨門口。仲英看時，見四圍山嶺雄壯，中間似鏡面的一塊平地，週遭多是木柵為城，進得木柵，到正門口，只聽轟然三聲炮響，開出正門，轎子一直抬進，到廳前下來，當時請仲英父子在旁邊交椅上坐定，茶房獻茶已畢，即有帳房內書記等陪坐敘談，說些病情，用過點心，即時擺出酒席，三四人陪侍吃了，請到廂房內坐下，即有家人來請到上房診治。仲英到得上房，將張保診畢，調脈見濡數，舌答焦黃，胸板腹脹，渾身壯熱，是中暑，當即開了伏暑套方，使人過海去，贖了兩帖回來，先煎服一帖，如水投石，毫無影響，又服了一劑，反見脈弦硬，舌焦黑，不時譫語。過了兩日，仲英情急起來，是日吃過夜飯，左思右想，無法可施，倒在牀上朦朧睡去。忽覺身在一派荒野草地上，旁邊許多竹林，正在看玩野景，只見前面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武裝打扮，身穿黃色戰袍，手執長槍；一個文官打扮，鬚髮皆白，紗帽玉帶紅袍。武裝者睜開圓眼，怒氣勃勃，以槍指著仲英大喝道：「你這個庸醫，平日賺人錢財，殺人多矣，今日須吃我一槍。」直戰過來，文官者以手攔住，在旁解勸道：「此人本領雖低，心地尚好，今日暫舍他一命。」武官怒氣未息，一槍正戳在仲英胸膛，仲英大叫救命，跌倒在地，突然驚醒，口裡尚叫救命呢。將兒文彬鬧醒，喚道：「父親是夢魔麼？做甚極聲叫救命？」仲英道：「原來是一惡夢。」即在牀翻來覆去，到三四更方睡著。直至日上三竿，起身洗漱，吃過早飯，自在房內納悶思想，忽然大悟道：「武裝執槍者將軍也，大黃有將軍之稱，文官髯白紗帽者，國老也，甘草有國老之號，推詳此夢，莫非此病要用調胃承氣湯麼？且再去將病情細細看一番來。當與吳阿三再到上房，將張保脈息略按，覺得弦硬倍常，揭開衣被，以手到胸膈肚腹一按，有些脹挺起來，按到小腹，壘壘塊起，不時神昏亂語，問侍者知二十餘天未曾更衣，說道：「不錯了，一定要用承氣湯」即開了大黃一兩、芒硝六錢、甘草二錢、青竹葉三十片，以合夢中竹林之意，仍差人過海贖了兩劑，當夜先煎一服吃下，即頻頻轉出一陣臭屁，不多時，解出焦黑色栗子大者二十餘枚，頓覺胸寬腹軟，諸恙大退。明日再投第二帖，又解下結糞無數，遂神清熱退，能食稀粥。再用些枳實、山查、麥芽、青蒿、省頭草、竹葉、六一散、花粉之類，請解除蘊，不數日即能起身。張保本是強壯身體，只要病一退，即能出來，到前後一帶游耍散心。此日飯後，特到仲英房內拜謝，談談心事，看見文彬儀表堂堂，人物不俗，問起知是仲英長子，忽想一件事，敘談之頃，不覺盡吐衷曲道：「弟並不樂為盜，因迫於那些貪官污吏，暴虐平民，保性素來欺強怕弱，生平每見不平的事情，即欲拔刀向前，那年因殺了兩個害民的貪官，逃罪亡命入海，依附郭學顯後，自樹一幟，別立山寨，今學顯早已歸降朝廷，受了顯職，弟雖有此心，而一時未得其便，目前正在進退兩難，且保止有一子，年紀尚幼小，女一個，現年十六，到也學些武藝，綠林中無可與為配的，竊現今郎英俊秀髮，與小女到也恰好一對姻緣，意欲仰攀，將小女配與令郎，未知先生能俯允否？」仲英心雖不欲，一時難於回答，正在沉吟，忽見小嘍囉匆匆忙忙進來報道：「啟上大王，山下忽來一隻船，船上有一個什麼姓劉的，說是總督差來的，即刻要面見大王，有要緊話說，請大王定奪。」張保即別了仲英出來，吩咐大小嘍囉將水陸船隻關隘，一行人等，排列嚴陣以待，我自出來，看他的動靜。正是：旌旗飛揚騰殺氣，刀槍擺列顯威風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